

賈寶玉出的家



張天翼等 著

東南出版發行

賈寶玉的出家

著者 張天翼等

發行者 東南出版社
永安橋尾

印造者 東南出版社
永安橋尾

發行所 東南出版社
永安義和路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一——三四〇〇

目錄

史任遠序	三
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	二三
金果：雜談紅樓夢	八三
太愚：王熙鳳論	九三
太愚：探春論	一〇七
太愚：史湘雲論	一一八

太 愚：晴雲之死……………一三〇

太 愚：紅樓夢中三烈女……………一四七

太 愚：平兒和小紅……………一六一

東郭迪吉：襲人的身份……………一七一

太 愚：逃世者妙玉……………一八一

任 遠：後記……………一八五

寶玉的出家

原书空白页

序

自己喜歡看「紅樓夢」，也受了「紅樓夢」很多影響（但不要以為我在想做寶哥哥，雖然寶哥哥並不壞），也就高興和朋友們談「紅樓夢」。朋友談「紅樓夢」的，總是分做兩派：一派人說它寫得如何細緻，如何入微，讀一讀，可以了解許多人生事；一派人說它是運用寫實主義手法寫作的一部大作品，是文藝學徒很好的標本。但是說來說去，如是而已。至於那些在今天還認「紅樓夢」為誨淫之書，賈寶玉乃是一個大草包

的，則這個世界久已不需要這些爺們的存在，去他的罷，不必談了。聽了這些流行的高見，心裏總覺不服氣，而自己又說不出不服氣的地方究竟在那里，悶了多少年了。直到張天翼先生的「曹寶玉的出家」發表後，我看了再看，才拍案叫絕，認他爲曹雪芹的隔世知己。如果那位曹先生能從墳墓裏爬出來，看見了張先生如此這般的論調，保不定老淚縱橫，要抱住他狂吻的。就算他不同意，我也要拉住他細看這篇文章，研究這篇文章，一直到他同意。在這兩位好老（張先生還不老，姑妄稱之罷）之前，我是願意顯出我的全副蠻勁的。

最使曹先生佩服的，恐怕是「至於那一頭一尾，似乎是出於不得已，才硬生生嵌了上去。我看就是把那個頭尾切掉不管，也絲毫無損於這部作品的價值，——說不定還更完整些哩」的幾句話。

所謂一頭一尾就是指的青埂峯上那一段前世因緣和絳珠草的魂歸離恨天，曹寶玉的去職和尚，——大家還是回青埂峯去。張先生的話是不錯的，我們的曹先生決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他並不會認爲人間萬事皆空，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真要勸人從所謂塵夢中醒來的。他是太愛這一世界，又太不愛這一世界。這一世界的可愛，在於它產生了林妹妹，寶哥哥這些可愛的人物和這些人物所處理的生活的迷人；這一世界的不可愛，在

於它產生了薛寶釵，花襲人這些不可愛的人物和這些人物所處理的生活以及產生這些人物的現實的不可愛。而最重要，最基本的當然是那不可愛的現實。可的太可愛，不可的太不可愛，這就產生了矛盾。有了矛盾就自然要解消。人不同，解消矛盾的辦法也就不同。好比史大妹妹的辦法就是拋棄自己的天真，去學那套連自己懂也不懂的生活方式。看見寶玉不肯去見賈雨村，史大妹妹就勸他：

「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

我們真不料那位喝醉了酒便在山子石上的芍藥欄上睡起覺來的史大妹妹，竟肯委屈「至如此」，用這樣的方式去解消善良的個人與現實的矛盾的！妙玉的辦法便是做尼姑去，自號檻外人，但她不知道人世間沒有清淨地，尼庵也是罪惡的地方。她要離開這一個世界，而事實上仍然深陷於這一個世界。所以「紅樓夢」作者竟會開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一點玩笑，讓她深夜裏被強盜們劫去，而毫無下落。劉老老的辦法就是以遊戲的態度看世界的一切，而執著於自己的小天地的生活，讓偌大的天地做自己的生死場。賈雨村的辦法就是拚命的委屈自己，向上面爬去，掙個一官半職，「以榮宗耀祖，一以無負

此生。薛寶釵，花襲人也屬於這一類，不同的是一爲男子，一爲女流，女流的希望更小，只是替這些男子做做裝飾，生兒女，有時充充這些人爲所欲爲的對象而已。而林妹妹，寶哥哥的辦法可不同了。他們希望整個世界都像他們所理想的天地，他們重視生活的趣味與意義。用句老話說，他們是性靈中人，要過性靈的生活。他們不肯去遷就現實，甯肯與現實爲敵，但也只好不量力呀！那樣大的現實的力量豈是兩個公子哥兒千金小姐所能抗拒的？看罷，看你們有什麼能力！好，你們以爲自己人數多，有寶姐姐，有三妹妹，四妹妹，有妙玉，有尤三姐，有蘭姪兒，但誰知他們都是要中途離去的。寶姐姐根本勢利得很，三妹妹遠嫁了，四妹妹「獨臥青燈古佛旁」，妙玉不知去向，尤三姐情死了，蘭姪兒投降了，偌大一個世界，同調的還有什麼人？怕你不「香魂一縷隨風散」，怕你不去做你那根本不想做的和尚。據我想起來，作者曹先生的悲哀也許更深於我們這位寶哥哥的悲哀的。寶哥哥還有一位林妹妹做他的知己，而曹先生則可能連這樣的一位林妹妹也沒有。

這時候，曹先生他還能够不向這個世界，向當前的悲慘的現實提出最大的疑問來嗎？他一定時時唸着：

「人生呀，人生呀，你是多麼地美麗，假如你能够像一個性靈中人所理想的一樣，

是多麼地美麗呀！然而，可憐的天，這些芸芸衆生爲什麼偏偏要理解生活，只在人世上鬧悲劇，鬧醜劇呀！這樣的一個世界又有什麼地方值得留戀啊，只有解脫，只有歸於涅槃才好呀。……我又多麼地捨不得離開這一個花花世界！」

在這里，我們的可敬愛的曹先生也不免把問題看錯了一點。他把一個社會問題看做人生之究竟的意義何在的問題了。

二

熱愛這一個世界，而又不能愛這一個世界，在這樣的矛盾之下所生的苦惱，其程度之深，是只有親歷其境的人才可以知道的。但他不知道這世界的不可愛處，是一個社會問題，可以用人力改造的。他以爲無論過多少年載，歷多少世代，那不合理的現象總是存在的，人生無法進入美滿的境地。生命現象的本身便是一個悲劇。想來想去，想不出結果，只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倒確確實實一點不爽。痛苦之餘，悲哀之餘，他就拿起筆來，用心血寫起他的場面廣大的故事來。但生活的「色」，明明白白是使人留戀的，他滿肚的熱情，來抒寫這些色相，有一個詩人唱過：

「爲什麼我眼裏常含淚水，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濃。」

我們的曹先生正是這般勁兒。他對這紅塵中的生活愛到流淚，愛到悲哀。你看他用多大的關切注視着寶哥哥的一舉一動，注視着林妹妹的一顰一笑。他黏住這塵世不放，寫它的各方面，他好像在向人說：

「我應該仔細地刻畫這些生活的細節，刻畫這些人物，會幾何時，我都要看不到了，要送他們到應去的地方去了。」

正像那位諸葛孔明先生快死的時候，還要驅車到外面去看一看山影，看一看村舍田園的那般勁兒一樣。你看他多麼嫵媚，多麼多情！然而，諸行無常，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不是人生永遠的悲哀嗎？啊啊，有了，世間之外，還有個出世間，還有個涅槃。就沒有問題了嗎？沒有這麼容易。看看那出世間的情形又是怎麼樣。

最高潔的出家人是妙玉。後來呢？後來也「終陷污泥中」。其他的什麼張道士，馬道婆子，王一貼，智能，更是烏烟瘴氣。又是此路不通。於是，好心的張先生便解釋作者的處境道：

「可是『紅樓夢』的作者——似乎並沒有被這個問題傷過腦筋。只言詞氣——我想，他是把這些人物分成了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出家人。一種是理想的出家人。」

曹先生仍然只好站在一個理想境裏。然而，不管怎樣，他總算找到了這條出路。人文章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會發現了人家的祕密似的笑吟吟地說：

「這一位曹先生也真像，把一個社會問題竟當做人生命題來看了！噢呀，真是聰明一世，胡塗一輩子了！」

且慢，千萬不要笑他！我們自己又何嘗不常常是這樣？要笑曹先生，還得先笑自己。我有個學文學的朋友，又是一位哲學家，且參加過革命的實際行動，爲人還是蠻好蠻好的。可是，他受了幾次大刺激，就痛苦起來。於是，常常一口咬定「人生是一齣大悲劇」。我是了解他懂得世界與人生之究竟的，但有些天真的朋友偏要根據什麼哲學呀，生物學呀的道理，正正經經地和他去爭辯人生的並非悲劇。其實，那位朋友無非因爲生在這不合理的社會裏，而自身又太敏感，一方面痛社會的進步太慢，一方面禁不起心腸苦悶的重壓，痛苦之餘，只好說人生是一齣悲劇，以洩心中的鬱懣而已。這叫做明知故昧。還有一種人，在不知不覺中，一遇到生命途中的絆腳石，便自然會服膺歷世的人生觀，把一點小不如意也當作「人生原是一個悲劇」的證明。可見得許多人都容易把社會問題看作一個人生命題。曹先生並不是一個例外。

這一點，張先生沒有提到。如果他提一下，那真是多好多呀。賈寶玉的出家跟這一點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如果他不會想到所謂人生問題上去，而單單爲了他舅府那個寶貝的大觀園的荒廢，他那個書宦家庭的式微和那位林妹妹的嘔心血而死，感到不遂意，他既撈了個舉子的身份，就應該再來個雲窗數載，再去中進士，中翰林，謀一個升發，把大觀園修葺，把家道中興起來，再設法去找一個林妹妹式的美人兒，這不就好了嗎？如果這樣，他就真可以和寶姐姐偕老百年，用不着再找什麼林妹妹。這麼一個十足的俗物。

張先生說：「最高的還是他自己」，這我一點也不否認。但張先生的這個肯定：

「可是——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寶玉的出家，主要的不是由於他看透了這些世間相，而祇是由於他個人種種的不遂意。」就有點危險。

如果我是張先生，既那麼費神地作了許多許多分析，我便要說：「人非草木，孰能無心？」寶玉的出家，主要雖不是由於他看透了這些世間相，但也不僅是爲了個人種種的不遂意，而是因個人的不遂意，想到諸行無常，不如解脫的好。」

這我似乎偏袒了寶哥哥。這有點冤枉我。他自己在四妹妹決定修行之後，不記起夢在大虛幻境所見的一首七絕，因而脫口而出嗎？那第一句是——

「看破三春景不長」。

他沒有看透世間相；但「景不長」，則是確實相信了的。這就有別於單因了「個人

種種的不遂意」。

三

「爲什麼人們容易把社會問題看做一個人人生問題呢？」性急的好心的讀者也許要這麼問了。是囉，這倒確實是一個挺有意義的問題。

據學者們說，在理想的社會到來之前，總是存在着社會問題的。這說法，我一點也不否認。在一個封建的社會裏當然也毫沒有兩樣，那些社會問題的解決，常常靠那個社會本身所產生的力量。假若曹雪芹時代（無論如何，他應是一世紀以前的人物）的我國社會也有像十八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產生，他一定不送寶哥哥出家，也許將寶哥哥寫成一位浮士德，或寫成一位唐·璜。他雖然一樣可能把一個社會問題看成人生的問題，但他對於他所錯認的人生問題也許採取積極的解決途徑。不幸，我們的社會進步落後了比歐洲至少兩百年，而曹先生自己出身其中的一羣人，確已腐爛不堪了。曹先生看到那種腐爛的情形，實在使他痛心，他期望着更好的世界，更好的人們，然而沒有。我們那時的社會沒有給自己培植出改造其本身的力量。中國歷史上的一次一次的農民運動，都只是

曇花一現，而我們的史家又例都是把那些運動寫成流寇行爲。曹先生當然也跳不出這個圈子。太平天國的革命是有了不同的情形的，就是統治者的清朝也知道這是一個有了政治綱領的革命運動，曹先生如能見及這運動，也許會有另一樣寫法。但他無疑生得早一點，他無法看見。在他那樣的時代，一個敏感的，有善良心的人是不能不痛心於當時的悲慘現實的。曹先生不知道那悲慘現實是中國歷史殘酷的庫藏，又想也想不到無論怎樣悲慘的現實都可以由人們改造的，他那里能不悲觀，那里能不把那種悲慘現實當做人生永恆的悲哀。

如果我們把他身上的知識分子的免不了的缺點一同算進去，他寫賈寶玉的出家更是十分自然的。知識分子其實是當那社會有了改造社會本身的力量出現，也不一定會看見這力量的。好比，俄國的安特列夫，法國的紀德，都用力描寫着自己心上的狹小天地，看不出人類光明的前途。有時，看見了這力量，還親身參加進去作過鬥爭，也會因為所見的和原來所想的不同而頓形失望的。俄國大詩人馬耶爾夫斯基的自殺就是個好例子。我們這位詩人是熱中於革命事業的，也爲革命不斷地歌唱。後來，革命到來了，革命後初期的社會情形和他理想的美麗社會的情形相隔得太遠了，他就失望，他就苦惱，他就生活不下去了，最後就是自殺。只要可敬的讀者留一下心，你隨時可以看到像安特列

夫，馬耶闊夫斯基一類的人，只是不一定會寫他們那樣的文章，那樣的詩。也許，你就在自己身上也會發現那種感覺人生無常的悲傷感情。是的，這一點也不是奇怪，我們正担着歷史的重担呢。

只是一個沒有看見社會改造力量的人，他的思想和感情可能一起走向悲觀，思想和感情是一致的。一個看見了社會改造力量的人，他的思想和感情可能一起走向積極樂觀，思想和感情也是一致的。再有一種，他看見了社會改造力量，他的思想和感情却不一致。思想上他積極，感情上他消極；思想上他樂觀，感情上他悲觀。現在不少的新文人都寫着身邊瑣事的哀傷篇什便是這個道理。社會改造是艱難的，人的改造更艱難。如果有人要怪曹先生爲什麼寫那麼一個洩氣的結局，這人就完全不懂得上述的道理。

曹先生要把賈寶玉送出家，我們無法提抗議，問曹先生個人爲什麼要把社會問題看成人生問題，也是不必要的。問人們爲什麼容易把社會問題看作一個人人生問題，却可以問出個道理來。對現實的不滿，對現實的怕分析，對人生理想的崇高，他們就看見了現實與人生理想之間的鴻溝。對現實改造的看不見，或對現實改造的不相信，或對現實改造工作的耐不住艱辛，他們就認爲現實的改造無望，人生也不過南柯一夢而已。知識分子處理現實的方便法門往往如此。